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返生香
第十二回 鳳去台空淚痕遮望眼 圖窮匕見心事托和盤

一夕，丹初將寢，瑤叔適至。返身鍵其戶，袖出一紙卷示之，靜嫻小影也。側身倚榻，傳神於鏡屏之中。病態含嬌，秋波欲流。回憶聽笛時神情，維妙維肖。丹初不禁叫絕曰：「神采生動，有愈常格，非吾可及，誠青出於藍矣。」瑤叔收畫歎曰：「從此天涯海角，攜以自隨。畫裡真真，常無有攘奪而去者。」丹初進曰：「吾尤有說。此圖未可題作者姓氏。擬名靜憶，君意如何？」瑤叔喜曰：「此名綦妙。他時即有見者，亦視為尋常仕女耳。」時則節序催人，又值新歲。三少年畢業揭曉，瑤叔名冠最優。東遊之計已決，行期既屆，驪駒在門，拜辭楊公。楊公勉勵備至，已而謁夫人靈，並請靜嫻為別。翠姐揭幃，靜嫻伶俜而出，凝立不語，有類玉琢之美人。蓋其傷心已極，無淚可揮矣。瑤叔勿忍仰視，一揖至地曰：「靜妹別矣，行再相見。」靜嫻櫻唇微顫，翠姐即曰：「小姐謂長途珍重。」語未已，瑤叔揮涕而出。送者從至門外，攔轡跨馬先行，謂將待於輪埠。敏甫繼之。楊公淒然，執瑤叔之手曰：「吾老矣，望汝過於擷兒，早書來慰我。」語至此，淚溢目鏡。瑤叔忍淚敬諾，堅請留步。復與丹初一揖，匆匆乘輿而去，聞者亦含淚送之。嗟乎，修短有數，人事靡常，又孰知瑤叔歸來，楊公墓已宿草耶？一日為二月下旬，擷敏二人，已入法校肄業。主人亦出，丹初閒居無俚，偶登瑤步之樓，控笛以寄遐想。一曲未終，翠姐侍靜嫻已至。丹初知其來意，佯起拂拭塵榻，延靜嫻小坐，已則轉入中室。蓋欄檻似曲尺，有廊通於兩室也。聞翠姐言曰：「小姐視之，舟中人何似者。吾以為酷類楊升。此即彼家新婿，今下船何往者。咦，樓中妹拭涕，豈即彼婦與。」靜嫻默然，翠姐復曰：「闌干風緊，小姐不如坐此。吾乃勿知，此樓乃名一笛，孰所書者，整秀乃爾。」說已遽止。丹初心口相語，以翠姐所言，以冀慰解靜嫻者，不期觸其心緒。度靜嫻此際，不免愴然淚下，故翠姐不復更言思次。猝聞人語曰：「穎哥何不來，翠姐慎之。主人歸矣。」言已，一鳥翔入，蓋山和尚也。翠姐啐曰：「汝耶，吾幾嚇殺。」言已，履聲細碎，自梯級而下。丹初攜笛亦行，適遇郵使，接瑤叔第二函。放洋後輪次所書者。起居慰問之下，即述途中所見。中有

「汽笛數聲，波濤四壁，或且嘖嘖稱羨，以為乘長風，破萬里浪。班生此行，無異登仙。孰知其失意而行哉。午後有以風琴和歌者歌東坡詞，至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別，此事古難全」不自知其泣數行下。嗟乎！念家山，則地逾萬里；望美人，則天各一方。耿耿此心，知之者其惟師乎？

丹初雜誦未已，楊公已返，遂納於袋。聞楊公言曰：「今遇粵友，縱談時局，世口已亟。而內子窳窳未安。適范紳介紹一地，名黃沙崗，距此三〇餘里，乃一小市集。山主黃姓，名阿盧。居酒肆之右，覓之即得。即欲煩君一行。吾勿信堪輿家言，但得高燥無蟻，得安體魄足矣。」丹初曰：「諾。」晨起即行，意一日必可往返。顧路既遷折，輿夫又屢屢停頓，及見酒帘在望，則已斜日銜山。乃叩酒家，問黃姓所在，一當爐男子，腰繫鼻，補綴殆滿，即拱手自承。惟言天色已晚，相地且俟明日。言已，導入其家，令婦治飯，已則於小廂中，掃榻設臥具，慇懃備至。特言母氏有疾，未免漫客耳。食已，導客入室，收具自去。丹初塊然獨處。聞隔壁呻吟聲，頓引思歸之念。家書不至，老母起居安否？孀妹之近狀奚若？而居停多故，又未忍決然引退。思古人「去違己住違親」之句，不啻為我作矣。思至此，心血潮湧，百睡不能合眼。俄聞山風如虎，萬樹叟叟，一時烏鵲驚啼，雜以犬吠。風過處，一陣鼓樂之聲，自遠而近。脫為山家婚娶，又何來蹄鐵之聲。於是推枕而起，啟外戶覘之。祇見雙燈前導，驕從甚盛，擁一輿，狀類貴官，自南而北，已越門外數武矣。已而輿遽止，一長髯奴，回馬就丹初，謂主人請見。丹初惘惘隨之。輿中人揭簾曰：「丹翁別矣。匆匆奉輿，不能須臾留。」且語且舉手中書卷曰：「異日此中事，務煩留意。」丹初詫曰：「主人奚往？」語未已，輿馬驟發。漸行漸高，欻然而滅。輿中人非他，蓋楊公也。丹初錯愕萬狀，不覺自語曰：「主人幅巾私第，口不言官。胡又作出山之雲，此遇豈非夢耶？」語已，陡有一掌拍其背，回首視之，則曙色滿窗，此身依然臥布被中。蓋一夢也。沉思夢境，覺胸次怦跳勿已。起視窗外，細雨如絲。山主已具餐以待，方擬食已同出。而楊氏僕已至，謂主人病亟，請於先生速歸。丹初投箸而起，急問何疾。曰：「痰喘。」言已即行。丹初亦不及相地，即乘來輿而歸。但見重門洞啟，踉蹌直入。則主人已溘然長逝矣。丹初覺此老既歿，則世界雖大，更無一人知己。不覺撫屍大慟。家人號泣，久之始已。遂執孝子之手，詢主人病狀。擷珊拭淚曰：「先生行後，有越客至，約作攝山之行。父以精力非佳，而又重違其意。訂以翌晨。故寢時較往日為早。乃夜半疾發，呼靜妹索藥，顧藥末已罄。新制者貯諸帳房。而利叔已寢，久之取至，父已痰塞於喉，服而無效，已而咯痰盈碗。繼之以血，返枕未安而歿矣。最奇者，臨睡時，與靜妹所語，似已預知不久。惟疾起倉卒，於家事一無遺囑耳。」丹初聞之，歎惋勿已。顧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主人含殮才畢，忽得家中來電，於母病亟，促丹初速歸。丹初方寸大亂，遂辭擷珊欲行。擷珊相需雖殷，顧亦勿能強留。惟言日已夕矣，且俟明日。母病一愈，先生即來而已。黃昏時，丹初方理行李，忽聞蕉葉門呀然，翠姐奉簾而入，傳小姐命，以參術貽於母。四顧無他人，復探懷出一函，謂丹初曰：「此主人臨睡時，令小姐密致先生者。」言已欲去，丹初止之曰：「吾母之疾，不知奚若，此去恐難即返。然主人厚我，此間事，刻不去懷，此後倘有事故，願翠姐通書。」翠姐攬越而言曰：「吾塗鴉，寧勿貽先生笑耶。」丹初歎曰：「吾豈欲讀佳文哉。即訛字俚語，目能領會。惟小姐兢兢，願翠姐善事之。」語已，即草一地址與翠姐。翠姐去而復返曰：「吾匆匆，乃忘一語。小姐言，函中事獨彼知之，先生秘藏勿失。」丹初領之。亟視封面，書丹翁密啟，可函主人緘。啟之，則一摺一函。函書丹翁大鑒，存摺一扣，係亡弟婦留貽瑤叔者，今特托諸閣下。俟此子成婚後交之。另附亡弟遺函一件，亦乞寶藏，為異日還珠之據。圖窮匕見，方知曩日方命，實有不得已者在焉。楊潤頓首。丹初駭然，以此函不先不後，乃於臨命前顧托，詎主人預知死期耶。復視仲芳之函，封緘更密，抽函視之。書曰：

順哉內子鑒，予有隱慝，獲罪於天，災及兩兒。予亦嬰此絕症，死期不遠，行將永訣，以曩所不言之隱，揭示於卿，備知咎非自取。後尚有人，則卿心少慰，予亦自茲瞑目矣。卿知宋家阿穎何人，實予子也。子玉患瘵無子，族人覬覦其產者不鮮。而按譜應繼一族姪，狂蕩無文，乃父為刑部書吏，性復刁狡，寓同城。其婦常往來其家，以子玉疾甚，貌為關切，而出言無狀，索借者屢。子玉忍無可忍，乃出此李代桃僵之下策。卿知予深，烏肯屈從。且彼婦貞賢，亦豈同意，特子玉哀懇勿已，以死相要，不得已而從之。孰知一索得男，予亦從茲絕跡。至子玉彌留時，堅請一面，托孤與予，始知此兒墮地之先，吏之婦留居守候，至臨禱始去。自是藉端踞擾，且謀不利於孺子。宋嫂遂移居外氏，初不料阿穎才扶牀，吾兩兒相繼殤折也。自誤誤卿，予悔晚矣，然珠還之願，無日忘之。徒以宋嫂有言。非彼死，決勿令阿穎知此。事在兩難，予心麻亂。此後事，乞密與兄嫂商之。臨死嗚哀，尚祈深亮。